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古本水滸傳 第二十回 混江龍重臨舊地 分水犀追訴前情

話說混江龍李俊要去潯陽省親，宋江問他：「何時起程？」李俊回說：「明日便行，俺前日說起此話時，童威、童猛都願相隨同行，浪裡白跳張順也說要去，若得幾人做伴，路上倒不寂寞。」正說時，只見張順、童威、童猛一同走來，三人拜見過宋江，告說要隨李俊去潯陽的話。宋江道：「俺早已知道了，李賢弟此去省親，俺正替他打算，孤零零沒個伴當。今得你們做伴，再好沒有，明日吃過酒筵，就可動身。」四人大喜，退到外面，不防背後閃過一人，一把揪住李俊叫道：「你們倒好，撇了俺回鄉去樂意。」李俊和三人住步看時，乃是沒遮欄穆弘。李俊道：「兄弟休得取笑，你敢是要同去不成？」穆弘放手笑道：「不是同去，只要跟著你們走。」大家都笑，再來見宋江告說一遍。穆弘問道：「哥哥許俺去否？」宋江點頭笑道：「穆大郎也動了鄉思，此去途中更不寂寞。」穆弘道：「哥哥此話是實。俺的莊院田園雖都變成白地，不知何故，聽到他們回鄉，俺的鄉思難卻，要往那裡走一遭。」宋江道：「無論何人，哪有安心著意拋棄鄉土，一點不思念的？離鄉背井，總是一件萬不得已的事情。如今你們要回鄉探望，俺須不來勸阻，自然一個個都答應；只是你們各有重大職事，不可久離山寨，要早日回來為是！」五人齊說：「謹遵哥哥吩咐，俺們自早去早回。」次日，宋江排下送行酒席，又拿出五份路費，贈給李俊、童威、童猛、張順、穆弘五人。五人拜受了，吃了一個暢快，便打疊起包裹，換上行路衣服，各人挎口腰刀，提了樸刀哨棒，另行藏過慣用兵器。張順帶的半月鐮刀，李俊攜一對分水虎頭鉤，萬一遇著甚事，使用時自也順手。當下一行五人，辭過眾頭領，拜別了宋江，徑下山來，渡過了金沙灘，取路前行。張橫、穆春、阮小二等，直送至李家道口而別。五人在路，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。不止一日，到來潯陽地處，五個人暫分三起，各去勾當。李俊、童威、童猛去揭陽嶺，張順去小孤山下，穆弘去揭陽鎮傍邊一個村莊上。待勾當完畢，相約在揭陽嶺下李福家會敘。

且說李俊和童威、童猛一路趕來，直趕到揭陽嶺，走過嶺腳邊，只見昔日李立賣酒的草房，久被風打雨淋，已頹破得不成樣子。山色依然，人事大變，舊地重臨，不勝感喟。李俊立了片刻，拔步便走，二童相隨，迤邐過去，早到李福居住之所。抬頭看時，不禁大吃一驚，童威、童猛也自呆了，三人立著沒得話說。但見李福所住草房，東倒西歪，牆塌壁倒，門前長滿青草，哪裡還像有人居住的樣子。從前此地共有三二十戶人家，大都是打魚為業，如今那些草房盡都坍塌，留著些劫火殘痕，大半變成一片白地。李俊看了，心頭只是突突亂跳。三人呆立一回，不見一個人跡，便慢慢轉去，只見遠處西北角上，炊煙隱隱而起，李俊又覺詫異起來。從前那邊只有荒林墳冢，沒得人家的，何有村落炊煙，且去看來。李俊招呼二童，拔步就向那裡趕去，約莫二里路程，早已趕到。李俊看時，果然是個村落，一帶都是竹籬茅舍，不下三二十戶人家，那些房屋，望去很新，看來蓋造得還不久。當下三人窺入村來，但見臨流種樹，繞舍編籬，雞鳴犬吠之聲歷歷，有幾個科頭赤足的男子，在籬邊收拾魚網。李俊看見幾個中的一個大漢，頭挽雙丫髻，身穿棋子布背心，腰束一條藍布圍裙，赤著雙足，此人兀的眼裡斷熱。李俊嫌遠看不很清楚，索性再行近前，走到彼此相差十步光景，那大漢恰好轉身，二人打個照面，大漢把李俊認了一下，口呼：「李大哥。」納頭便拜。李俊連忙扶起，再看他面龐兒，脫口問道：「你不是分水犀朱小八麼？俺們緣何在這裡相會，可知俺的叔叔何處去了？」朱小八歎氣道：「李大哥，說也話長，難得今日斷見，且請到舍下詳細奉告。」李俊應聲：「好！」招呼二童上來，也相見了，朱小八吩咐幾個火家，好生收網，自引李俊等三人家去。三人到了小八家中，只見是新蓋的三五間草房，門前有樹，宅畔有籬，地方倒好。小八讓三人坐定，他的娘子出來拜見過了，便呼著茶。李俊叫道：「俺們又不是貴客，甚事麻煩，有酒，乾脆的拿出來吃。」小八便叫娘子去廚下殺雞，又煮了幾尾鮮魚，打出一大桶家釀白酒，喚兩個火家抬了，小八掇一個桌子，去門外柳樹下放著，又移幾條板凳，把酒桶放在桌邊，桌上擺下雞魚碗碟，引李俊等都到樹下，各佔一方桌子坐了。小八道：「李大哥，舊時兄弟，你知我曉，大家都不是斯文人，盡放懷樂意，不用拘謹，這桶兒放在桌邊，要吃酒時，自己動手舀取，今日俺們須吃個醉飽。」這時是七月裡的天氣，斜陽初墜，夜色未深，晚風遠遠吹來，令人神清氣爽，好不涼快。李俊剛吃過兩三碗酒，開口便道：「小八哥，俺的叔叔到底哪裡去？」小八見問，一手擦著眼睛，應道：「李大哥，若提起俺那師父，他老人家早已亡過了，至今……」李俊起身大叫道：「真的麼？俺千里迢迢趕來，不想已見不到一面，怎不傷心！」說罷，只見他一足踏著板凳，兩手按定桌沿，仰頭不發一語。童威道：「哥哥暫勿傷心，且問小八哥，老人家如何身故？」李俊恍然道：「也見得是，小八哥，你且說來。」便重行坐下，酒也不吃，只聽朱小八講說。

原來李福是去年冬天死的。在去年重陽節邊，一連幾日大風雨，江面上不能行舟，人都坐困在屋裡，他的徒弟潛水鯤於貴，和分水犀朱小八也是如此，每日但拿酒來消遣。那日天氣晴了，於貴大喜，便帶領火家，開兩隻船去江中趕買賣，恰好撞見一隻大號官船，在對面行駛過來。這是一位官員卸任回籍，舟中滿載箱籠物件，油水很足。於貴因好幾日大風雨，不曾到過江上，魚兒沒捉一條，販私鹽又折了本，正苦得沒說處；難得今日出來就撞到行貨，好好發個利市，足可資助幾月吃用，豈肯當面錯過。當時不問他什麼船隻，就打個哨子，搶上大船，動手飽掠一頓，揚帆便走。於貴行不多遠，不想後面忽有一隻船追來，船頭上跳出一人，自稱是小孤山張魁，聲言方才這宗行貨，是他一路趕下來的，要將船中財物各半均分。於貴當下哪裡肯應，回說在江中趕買賣，各碰一點天來運，誰撞見便是誰的，不能均分。張魁強欲分取一半，於貴不應，說道：「同是江湖上人，省得傷了和氣。大家臉面不好看，俺今便與你十兩銀子，助個順風吉利，要便拿去，不要就休。」張魁不要，你言我語，各不相讓，爭些兒動手，幸經兩邊夥伴勸住。張魁對於貴說道：「俺自認識你的，你是李福的徒弟，敢在當港行事，佔取人家現成買賣；是好漢子，須不放你便宜到底，早晚得有一個報應！」說罷，悻悻開船而去。於貴回舟，就趕往師父李福處，把此事告個備細，說張魁如何無禮。李福道：「俺在這潯陽江邊做買賣，有上好幾十年了，當初誰不知道開海龍駒！便是俺揭陽嶺畔的李福，哪個敢來相惹。俺自天不怕，地不怕，什麼都不怕，倘使趙官家親身到此，至多也只讓他三分，別人都不在俺眼裡。這幾年來，俺因年紀老了，洗手不乾，巴圖一個好死，只讓你們弄些現成的來吃；使俺姪兒李俊和李立出名，成就了揭陽嶺一霸。自從俺姪兒上了梁山泊，張家兄弟和穆家哥兒們都去，這裡的三霸一齊沒了，怎地躡出個什麼張魁來，敢來撩撥人家，俺須不曾見這般人！」於貴道：「張魁口氣多麼強硬，他說是好漢子，早晚要有個報應。」李福道：「孩子，怕甚的，俺今年活上七十多歲，從沒碰到個厲害的對手。俺的本性，倒最喜會這一類人，越凶俺越不怕，索性一文也沒，看他怎樣？」李福吩咐徒弟：「不要氣餒，盡去江面上打趁，有誰人來尋是非，趕緊報知，俺親自來理會。」說這話時，朱小八也在傍側，聽得師父肯出力幫助，自然膽子越壯。不想三五七日等待下去，張魁竟沒有來，江面上也不曾撞到。約莫過了十天光景，那日，李福和兩個徒弟在家坐地，忽有人從揭陽鎮趕來，自稱奉馬姓主人之命，相邀李老丈去鎮上飲宴，投下一個名帖而去。李福是不識字的，交給於貴一看，帖上具著馬雄姓名。於貴道：「師父認識這個馬雄麼？此人是個破落戶出身，綽號黑煞神，又稱鄧都黑煞，近來倚仗他哥哥馬英，在江州衙門裡當個吏目，得了一點小勢力，自己又會出得幾路拳棒，便在地方上擅作威福，獨自稱霸起來，人都懼怕他。」李福道：「卻是此人，俺在前沒曾聽到馬雄名兒，自穆家兄弟上了梁山，才知鎮上出了這個人。俺與他素昧生平，對面不認識，因何忽來相邀，其中定有道理。」於貴道：「此人出名未久，聽說異常奸惡，只喜尋事生非，設計詐陷人，師父不去為是。」李福大笑道：「偏我怕他，俺活了七十多歲，生平不曾逢過對頭，如今他來相邀，倒要去見識一下，是怎樣奢遮的好漢子。他不相惹，是他運氣，若來捋俺虎鬚，敢說他的死期到咧。」兩個徒弟聽了，不敢多說。只見李福換上一套新布衣，戴頂頭巾，穿一雙鐵葉包頭鞋子，赤手空拳，不帶一件兵器，興匆匆趕往揭陽鎮去了。李福走後，二人不敢離開，坐守在屋子裡；待到傍晚時分，李福回來了。但見他怒容滿面，氣吁吁地說道：「真不出你們所料，馬雄這厮，敢吃了豹子心肝，他竟提起前日江上那件公案，說俺放縱徒弟胡行勾當。如今失主已報官，嚴限追緝，非要拿回原贓不可。他

的意思，直要逼俺獻出這宗買賣，你道氣惱不氣惱？」二人齊問：「師父怎生回答？」李福道：「俺說上天下地，人在中間，好漢子幹事，不作興抵賴，案子真有的，只你不是官府，休來問人長短。俺將杯兒一放，起身便走，他引領許多閒漢追趕，直趕出鎮子來，要同俺講理。俺說沒有理講，如今天下都沒個理，你喜歡尋事，彼此盡可較量一下。好漢一個對一個，打死便休！他沒得話說，恨恨地倒退了去。」李福道罷，兀自怒氣不平。二人忙打上大壺好酒，煮一隻羊腿，兩隻肥雞，師徒團坐吃著，各人吃得大醉，都去安歇。一連數日，不見鎮上有個人來，李福因對徒弟說道：「馬雄這狗男女，和張魁是一流人物，只要欺壓良儒，見凶便住，俺只一番說話，便不敢再來尋事，就此罷休。要知生當今世，便是一個小百姓，也須做不得善人。」

那日晚上，於貴在李家吃過夜飯，端正好船隻，待向江中趕趁，乘便捕些魚蝦來吃；只見一個火家奔來報導：「大事不好，今有兩名捕快都頭，帶領數十做公的，要來這裡拿人了，快做準備。」於貴問道：「你哪裡知道，遮莫為江中那件事而起？」火家回說不知：「這是俺的一個朋友在揭陽鎮上私自奔來通報，他沒有說明原由，告訴了這幾句就悄悄地走了。」李福道：「這也無須探問，定是馬雄這廝走的線索，前日說過的，他的哥哥馬英，不是在衙門裡作吏目麼？好！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來一個殺一個，來兩個殺一雙，索性鬧出事來再處。」李福正說，忽見朱小八也聞言奔至，叫聲：「師父，俺前日撞見鎮上一個閒漢，名叫油簽子汪二，他背地裡告訴俺一事，馬雄與小孤山的張魁，卻是暗裡私相勾結，江中做到買賣，彼此均分，有事彼此暗助，常自掀風作浪害人。馬雄倚靠哥哥勢力，人家都因碰他不過，雖明知就裡，誰敢聲張。我們江中趕的那起買賣，張魁因沒曾到手，懷恨在心，私下去告訴馬雄，設法將師父誑去，想逼取這宗財物，誰知分文未得，反受一場奚落。馬雄心裡恨極，可是也懼怕師父厲害，不敢出頭放對，但說有日施個計較，要把姓李的除去方休。這汪二是個有名閒漢，曾與馬雄廝混多時，二人交情很厚，前日不知為的甚事，馬雄著惱起來，將他痛打一頓，不許他同夥廝混，且要將他逐出揭陽鎮。汪二心中冤抑，便說破他的隱事泄憤，這幾日俺因娘子生病，忙著奉事，不曾來這裡說知，爭些兒壞了大事。」那火家聽罷，說道：「可也巧極，俺的朋友，就是這油簽子汪二。」當下李福便道：「恁地，俺們作速準備起來。小八，你是有家有妻小的，這事幹不得，須防連累。不比俺和於貴都是光身，便失腳出岔兒，也只丟一條性命，你快快去休。」朱小八哪裡肯應，只要幫助師父出力。李福道：「俺也知道你一片忠心，不是貪生怕死之徒，只是你有家累，這事萬萬乾不得，你快些走開去，休得兜搭。今夜，倘俺和於貴不幸都死，你休聲張，慢慢想法報仇好了。」小八素知師父性子，說了甚話，不能違拗，只得走回家去。李福立時喚齊火家，將屋中所有財物，盡數移往船上，教兩人在船守候，其餘各仗器械，都去屋子兩傍伺伏，專等人來一擁突出，殺他個措手不及，等到二更時分，村人都入睡鄉，李福師徒在暗中窺望，只見遠處一簇火把，著地卷來，正是兩個捕快都頭方明、趙亮，引領三十名丁壯，來村子裡拿人。師徒防人驚覺，始初不則一聲，待得近時，才喊一聲：「殺！」各挺一條橫刀，當先撲去，眾火家各仗刀叉棍棒，一擁向前，逢人便殺。黑夜之中，那班人看不清楚，不知有多少敵人，先自慌了手腳，吃李福師徒如砍瓜切菜一般，當著便死，眾火家又拚命亂打亂搗，更覺難當，不到一個時辰，盡都殺死地上。只有一個都頭方明，腳快想走，吃李福瞥見趕上，拿住，喝道：「鳥人，到底誰教你們來的？好好實說，俺便饒你性命。」方明回言：「這是馬英在衙門裡告密，說揭陽嶺鬧海龍駒李福，勾結強盜，坐地分贓，俺們奉了官諭到此。」李福道：「真個如此！」只一橫刀，把方明也殺了。命眾火家一齊動手，把死屍都拖到另一船上，只見共有三十二個，開去江中拋掉，地上一應器械，盡都收拾乾淨。李福叫道：「尋根究底，都為張魁身上而起，待俺先去殺了這廝，回來再殺姓馬的狗男女。」一聲唿哨，師徒率眾登舟，揚帆直駛小孤山而去。

且說分水犀朱小八，當夜別了師父回家，哪裡能夠安睡，便提條橫刀，走出家門，悄悄逕到李福草房附近，隱身在林子裡，窺探今夜是何動靜。沒多時，只見師父率眾埋伏，只見眾多公人趕到，只見大殺一陣，只見眾人收拾死屍，最後，聽得師父吩咐，開船往小孤山去，他才捏手捏腳出了林子，閃回家裡安歇。不知睡過多少時候，小八朦朧中，突被打門聲音驚醒，慌忙跳下床來，掩到門傍一聽，卻是一個火家的聲音。小八忙問：「何事碰門？」外面答說：「小八哥快開門，你師父回來了，他因受傷很重，叫你速去！」小八聽說，哪敢怠慢，急行開門而出，已經是五更天氣，曉霜滿地，寒冷襲人。小八奔至看時，師父躺在一張榻上，面如黃蠟，神思萎頓，幾個火家環立那裡，都不作聲。於貴影跡不見。小八走近榻前，叫聲：「師父。」李福微微閃開眼來，強打起精神，說道：「小八，俺往那裡和張魁廝拚，不想受他們暗算，前胸中了藥叉，即今命在呼吸，多分就要死了。你師兄殺到山下，不知下落，諒也被人暗算，丟了性命。俺死以後，你須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前胸創口痛裂，登時昏暈過去。眾人手忙腳亂，好半晌救醒來，延挨到寅牌時分，只聽得李福慘叫一聲，竟自死了。可憐他空負一身本領，活到七十多歲，仍受人暗算身亡。這是去年十月裡的事。

如今朱小八向李俊備述，從頭至尾，說到李福咽氣時情形，李俊心鼻俱酸，兩眼發熱，一股英雄淚奪眶而下，痛叫道：「不想叔父死得如此苦楚，俺若不替他報仇，也枉生人世了！」說罷，拭乾眼淚，跳起身來，立刻要往小孤山去殺張魁。